

# “西”风东化

The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Tradition"—the Evolution of the Beading Pattern in Dunhuang Grottoes

## ——浅析联珠纹在敦煌服饰图案中的演变

文 / 陈熊俊 梁昭华

联珠纹是我国隋唐时期典型的服饰纹样。其特点是以一些彼此稍有间隔的小珠组成联珠圈,用以围饰主题。组成的纹样有的是单独形象,有的则是两两相对,在圆与圆相接处,多用朵花压叠,通常以主题形象命名纹样,如“联珠莲花纹”、“联珠四骑士狩猎纹”等。联珠纹曾是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典型的纹样之一。早在东晋时期由波斯经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至唐代运用最为广泛。传入我国后,经过前人尤其是唐朝工匠艺人的吸收和融合,逐渐形成了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装饰纹样。我们可以从敦煌石窟辉煌的服饰图案艺术及出土的大量织物纹样中,探寻到联珠纹不断“东”化的演变特点。

联珠纹在中国的演变过程主要体现在纹样的题材、造型和结构三个方面。

### 一、纹样题材的中国化

波斯纹样区别于其他纹样的最大特点是其在排列骨架上的特殊性,联珠纹所采用的圆形连缀式骨架便是其中一种,圆轮内的装饰主题呈对称形式布局。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视龙为尊贵的象征,以祥禽瑞兽装饰为美,所以在唐代出现了以龙为装饰主题的联珠纹,还出现了反映生活情趣的主题纹样,比如鸭子、鸡、鹅、鸳鸯等,形象写实,极具本土特色,此外,联珠圈内还出现了较写实的景象主题,以主题物为中心,饰以花鸟植物,营造出和现实生活相近的情景,联珠圈中央为一“生命树”,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小鸟飞穿其间。大鹿的颈部用联珠纹装饰,并系有带饰,身上有龟背状几何纹,周围饰有变形花纹,与中国传统花卉纹样风格一致,整个纹样层次丰富,给人以花团锦簇之感。

在敦煌石窟中还出现了以植物主题的联珠纹。由于佛教的兴起,植物中以莲花最为多见。而波斯联珠纹样中的植物多为蔷薇、玫瑰、百合等西亚盛产的花卉。

### 二、纹样造型的中国化

唐代纹样造型以丰满健硕为美,表现唐人勇武开放的雄浑之势。所以,在对外来的联珠纹的吸收和改造上,这种造型特征的纹样俯首皆是。敦煌隋代彩塑菩萨飞马驯虎联珠纹锦裙饰图案的一部分。天马原是地道的波斯纹样题材,在这里却是地道



的中国化表现形式。相对于波斯纹样中具象写实的马,此纹样中的马更注重的是“神”的表达。凌空的四肢大有汉时马踏飞燕的气势,最妙的是用数笔白线勾勒出的马的动势和结构,线条优美生动,极有表现力度,整体形象矫健而轻快,加之双翅的羽化处理,与波斯纹样中的翅膀刻画方式不同。在这里更注重的是翅膀本身具有的意向,增添了整体飞腾跑跃之感,与中国传统艺术不尚形似重传神的意境是一致的。

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艺术造型风格是和当时的社会审美观念及生产力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考虑它的社会因素,单从视觉的角度探讨联珠纹造型的中国化。影响造型风格的因素除了纹样的外形外,还受到内部装饰元素的影响,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装饰手法。日本正仓院保存的唐朝四骑狮子狩猎纹织锦和伊斯兰布尔双骑狮子狩猎纹织锦极为相似。但是,同样是表现狩猎的勇猛场面,仔细辨认便会发现两幅纹样是两个不同国家所织造的,何以至此?这不仅因为骑士的形象有明显的人种上的区别,骑士的装束也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还因为装饰主题的内部纹样大不一样。

### 三、纹样结构的中国化

联珠纹起源于西亚及其以西地区,在纪元前那里的金银货币上已常常铸出一圈小圆珠环绕国王头像。中世纪,货币的这种装饰形式依然流行,并且推广到织物、陶瓷、金银器,环绕的装饰题材也从头像等扩大到禽兽、花卉等。“波斯联珠纹中的圆珠象征着太阳、世界、丰硕的谷物、生

命和佛教的念珠”,传入中国后,圆珠所代表的意义已经被淡化了。在对联珠纹的吸收改造中,把圆珠作为一种纹样符号并广泛运用,并且将联珠纹的组织形式与中国纹样的结构形式融为一体。具体来说,隋唐以前的纹样组织形式大都以菱形为主,联珠纹的传入,丰富了这种格式,人们根据自己喜好方式组织圆珠,主要有以下三种组织形式:1.菱形与联珠圈的组合;2.直线形与联珠圈的组合;3.方形与联珠圈的组合。

除了上述组织形式外,敦煌服饰图案中还出现了其他装饰联珠圈的样式,如大圆点与小圆点的相切、叠加等。隋唐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热情对联珠纹加以改造和运用,大大丰富了联珠圈的表现形式。

联珠纹作为一种外来纹样在隋唐时期风行了几百年,对中国纹样的形式和结构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仍在被运用。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和吸收使得联珠纹中有益的成分得到了发扬,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对照先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那种对外来文化全盘照单接收的方式应该遭到摒弃,尤其在现代设计中,“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只会导致自身个性的磨灭。在外来文化汹涌的今天,我们也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力求传统的精神用现代的表现形式,找到回归传统与现代表现形式的内在结合点,实现文化传承和文化交融意义上的创新,以本民族文化为根基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对西方现代设计形式加以融会贯通,才是可取之道。

### 参考文献:

1. 霍然《唐代美学思潮》长春出版社 1997
2. 尚刚《风从西方来——初论北朝工艺美术中的西方因素》《装饰》2003.5
3. [日]城一夫著孙基亮译《西方染织纹样史》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1.3
4. 忻泰华《国际织物印花图案流派》轻工业出版社 1987

陈熊俊 西安工程科技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2001 级研究生

梁昭华 西安工程科技大学教授